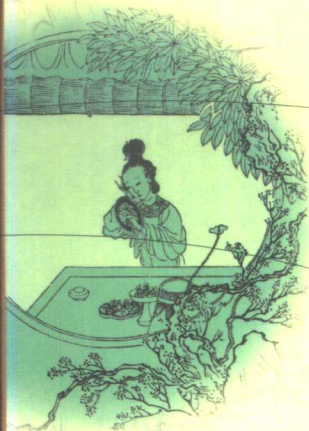


只因痴情梦红楼



只因痴情梦红楼

红楼梦续

Hong Lou Meng Xu

崔耀华 / 著

后四十回新编

华文出版社



但得妙手成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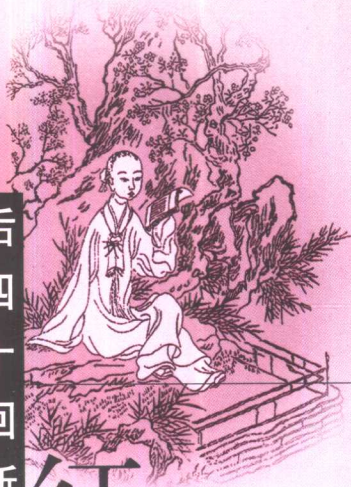
但得妙手成奇书

后四十回新编

华文出版社

红楼梦续

崔耀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新编/崔耀华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1

ISBN 7 - 5075 - 1304 - 1

I. 红... II. 崔...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892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bs.com

电话：(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11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19.80 元

他心中的《红楼梦》

——《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新编》序

苏叔阳

我对《红楼梦》素无研究，却要为耀华的《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新编》写序，这颇令我尴尬。

耀华是我初中的同学，印象中属于勤思好学的那种中学生，而我是归于“玩闹”一族的。那时，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学制的衔接还不完全顺畅，从农村和城市来的学生彼此间也还有些隔膜。一般说来，农村来的学生年龄稍大，极为用功；而城市来的学生大多活泼得过分。耀华来自农村，从小艰苦耐劳，酷爱学习。记得每有老师提问，他都能回答的准确无误，挺让我们羡慕。

他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武器控制系，所学所用都是对空导弹和舰对舰导弹以及高能加速器、电子对撞机等，可说是物质的武器，他却偏偏忙里偷闲，研究起《红楼梦》，又搞起了精神的武器。能把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绑在一起研究的人，可不是等闲之辈，耀华乃一虽具凡人相却非凡人之人也。李政道先生曾说：科学只有和文学艺术更好地结合时，才能更打开人们对世界观察的视野。耀华便在作为人们拓宽视野的工作，能不让我肃然起敬吗？

耀华已经出版了两大本红学专著，一为《红楼探

幽》，一为《情解红楼》，他的观点和治学方法犹如横空出世莽昆仑，一时间让人瞠目。他以治物质武器之方法论研究《红楼梦》，独辟蹊径，要和他对话，您就先得掌握那套方法论真是难乎哉难矣。至于他对《红楼梦》整体的评价与人物事件的考证也自成一说，他否定了《红楼梦》是爱情小说，是自传小说，是官纬秘史等等各种传统观点，很有点要给红学研究领域扔颗炸弹的味道，这两本书据说都引起很大的反响，算是红学研究中的一股强劲的风。

《红楼梦》我是读过的，而且不止一次，有些爱不释手，这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但我从来是把它当小说读的。许多红学专著我也看过，但总有些疑心。我以为曹雪芹之写《红楼梦》与红学家解读《红楼梦》是两回事。倘若曹雪芹同志当初写《红楼梦》时，便如后来的红学考据者以及许多红学研究者的设定的那样，处处玄机时时埋伏，写起来一定极费周折，文字上绝不会像我们读到的《红楼梦》这般行云流水，让人陶醉令人痴迷。我甚至想要是曹老先生像红学家们指出的那样去写，非得累吐血不可。这小说也便成了某些观念的阐释，人物成了符号，事件成了连缀观众的粗针大麻线。这样的小说要能流传几百年甚至与汉语共久长才是真正的荒唐言。《红楼梦》的人物与事件引起读者无限绮丽的遐想，这正是它的最大成功处，我们称赞莎士比亚先生笔下的哈姆雷特，说有一千个人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舍不得说有一万个人便有一万个心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说实话，都说电视里的林黛玉好，我就看

不出好在哪里，她不是我心中的林黛玉。这是我不懂《红楼梦》的妄说之一。妄说之二便是我以为红学研究是一部分学者的事，不可扩大为人人皆谈的话题，倘若全国一时间人人都说《红楼梦》，那只能证明我们文化艺术精神领域的贫乏和舆论一统的僵化。

我的妄说只能证明我的无知，大学问家正不断从现存的各版本《红楼梦》中发掘文字背后的许许多多故事，再演绎出更精彩的作品，我想总有一天，会有铺天盖地的红学专著，将曹雪芹的那本残缺不全的小说淹没。说不定还会有玩儿电脑的贾宝玉同又“酷”又“蔻”的林妹妹去“蹦迪”，时代不同了，后现代主义正可大显身手，将《红楼梦》拆了去卖。

耀华的《红楼梦续》可不是这样的假货。他的这本续作是根据他对《红楼梦》研究的整体观而精心打制的。他对胡适以及许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评断都做过分析，由此建立了自己系统的观点。他又对高鹗的后四十回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高鹗不仅在主题思想上篡改了曹雪芹的本意，而且在艺术上和原著也有天壤之别。因此产生了将曹雪芹原著真实的思想续写下去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数年寒暑笔耕不辍，写下这部《红楼梦续》的功业。

耀华在续作中又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大观园的新园，为书中人物、事件搭建了一个活动的物质基础。这新园自然有耀华的寓意存焉，算是他对那个时代风情的看法的物化，是不是还含有他对劳动者的深情，也可以深长而思。他在续作中使钗、黛、花、麝各有所归，宝玉、

凤姐、探春也都有耀华认为圆满的结局，表现出耀华执著的探求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探春的改革精神和胆识，在耀华的续作中有了充分的展示，读起来令人盎然。探春显然是耀华心中最具时代精神的人物。

我想，创作一面要有苦思冥想，一面也要有痛快酣畅，假如曹雪芹整天琢磨在人名、地名、器物名上如何影射，怎样曲里拐弯地编假故事、费尽心思地逗后世的红学家们嚼牙花子，曹先生一定弄不完这本《红楼梦》，十年增删，我绝对相信他不是玩儿花活，造假坟，而是在人物、语言、情节上下功夫。他写《红楼梦》自然有痛苦，也有大欢乐，痛快淋漓时他的心也会飞上蓝天。现在的有些红学考证简直把曹雪芹整成了阴谋家，外加一个管是红颜知己还是白发老叟的脂胭斋在边上嘟嘟囔囔出馊主意，一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庄严神圣的创作被弄成“策划于暗室”的卑琐行为，实在让我匪夷所思。

崔耀华把曹雪芹的创作神圣化，化为儒法斗争、时代精神的撞击。对不对先甭说，起码不鬼祟，而是光明正大。所以，他敢以一个造物质武器的专家也来公明正道地创作一份精神武器，宣示他的观点与爱憎。他的书自会有读者评断，我佩服的是他的精神、执著而脚踏实地，我们当前正需要这种精神，是为序。

2001.11.22 病中

前 言

现流行于世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被称为“通本”。红学界一致认为该本的前八十回是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狗尾续貂之作。周汝昌先生说高氏续作是一种“非文学活动”，它是清朝统治者乾隆、和珅等人共同策划，由程高等文士炮制的一种政治阴谋。我们先不论此说的真伪，只从前八十回原著的主题、宗旨、艺术风格、哲学思想而言，它与后四十回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前两部作品《红楼探幽》和《情解红楼》中，对前八十回的主题问题和《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的问题，已有明确阐述。并对过去红学界以考证为基础的“自传说”和以政治评论为基础的“爱情悲剧论”及以猜谜式的“红学索隐派”三大派的观点，进行了完全彻底的否定。对前八十回的主题问题，周汝昌先生也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但自传说是从实来考证人物性质和关系的，自传说也绝对无法摆脱主人翁之间的爱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向奎研究员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子书”，《红楼梦》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经》、《庄子》等书齐名，这是至今红学界对《红楼梦》作出的最恰当的论定。

《红楼梦》虽然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文学即小说的形式，但它骨子里、它的主题和目的，是以老庄哲学思想、哲学理论为基础，去阐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这种观点看书中人物，书中的人物都是人类社会中某种哲学、政治、历史规律的化身。对作者推崇的社会思想和思想体系，作者就冠以翩翩少女的形象；对于被反对和否定的思想体系就冠以臭男子的身份。所以前八十回作者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历史，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制以及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了全面地、历史地描写和阐述，批判和分析，从而向人类指出了一个未来的理想王国——大观园。作者甚至主张以黄巾、赤眉农民武装斗争的形式“强吞虎豹势如蜂”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主张。

对前八十回的“爱情悲剧论”者，是红学界中最粗俗、最流于形式、最浅薄、也最为误国误民、最蛊惑人心的一种观点和看法，对一般以消遣和解闷为读书目的的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学派。从中央电视台文艺综合部在播放《红楼梦》影视剧时所作的评论看，爱情悲剧论者大有人在，对它的批判还任重而道远。我在《情解红楼》一书中，明确阐明“自传说和爱情悲剧论是扼杀《红楼梦》主题的两大魁首”。从爱情说出发，《红楼梦》绝算不上一部好书，以爱情说为基础去读《红楼梦》，它必然是一部古今“第一情书”，它必然是一部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书”，必然淫秽满眼。就宝玉而言，也算得上一个淫棍了。他不但和侄媳妇在

密室中做起那种事，醒来心中还不满足，又和袭人温存一阵，大腿间也是一片腥臭。他爱不专一，见一个爱一个，三心二意，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乱伦败德，醉生梦死，随便可以舔吃少女嘴上的胭脂。从爱情论出发，整个作品充满了卑鄙下流，“人形的动物”，爬灰的爬灰，叔嫂不伦不类，婶子和侄子眉来眼去，等等、等等。爱情论者会陷在妓女的糜烂透顶的“豆蔻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这等“肉与灵的交流”之中。——所以我们说“爱情悲剧论”者，是《红楼梦》研究中最大的蠹虫。爱情论者认为考证派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但是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吗？这种误国误民、蛊惑人心的论说又该当何论？

为了还《红楼梦》真面目，所以特撰《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新编》一书而示世人。子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一生”，今之所作，面对古人，也不过是雏鸟鸣于一枝，遥吟俯畅，逸兴遄飞，以醒世人之梦而已。今之涂鸦学步，一片冰心素愿，贻笑大方之家。但该学还是导学，人是先学而后知，只有苦心而学，才知大方之家们二百多年来泥足于梦幻之间的艰难和困苦之极也。

我的《红楼梦续》，说白了，它名副其实地是一部以“解梦”为基础的小说。因为从爱情悲剧论、自传说和索隐派的观点去解《红楼梦》，根本无法解决《红楼梦》的主题问题，是“越研究越糊涂”。有的人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最后还是不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从过去红学中的三大派的观点出发研究《红楼

梦》会矛盾百出。我在《情解红楼》一书中，对最近以霍氏三姐弟出版的《红楼解梦》为代表的索派，提出了四十个无法说通的矛盾和问题，对它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我对三姐弟的才华虽然备感欣慰，但对其观点不能苟同。在我的《情解红楼》一书中对“自传说”和“爱情悲剧论”者，提出了八十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如果认真说来，从爱情论的观点出发，《红楼梦》没有一句能说得通的，它面临的矛盾可以有上百上千个，可以说句句是矛盾。不但如此，从爱情出发，对脂本中的脂胭斋批语，也无法解释。对脂批中，无论爱情论者赞同的和不赞同的，对脂胭斋批语他们没有一句能理解的，没有一句是理解正确的。爱情悲剧论者，在批判考证派的历史唯心主义时，自己却走上了事与愿违的歧途。在研究中只能用推测、猜想、估计，为自己插上自由想象的翅膀，在想象的蓝天白云下飞翔。你看他们栩栩然多么惬意，但却忘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之乡。他们飞离此乡太远太远了。

我们否定以考证为基础的“自传说”，但并不否定“考证派”；否定“爱情悲剧论”之糟粕，但并不否定对清朝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的、有逊于通常的教科书的论述。

对什么是“考证派”，周汝昌先生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对“考证派”已作了十分确切的定义。他说：考证派只研究作者的家族和有关史料、文物，及《红楼梦》的有关版本。它不研究《红楼梦》的主题问题。并说考证派属于《红

楼梦》研究中的“外学”，也可以叫做“曹学”。在红学界这种敢说实话的人不多，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囿于考证派的视角，他坚强的翅膀却无法使他冲出“自传说”这片诱人的蓝天。爱情悲剧论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比考证派要逊色得多、泛泛得多、松软得多。

爱情悲剧论者由于没读懂《红楼梦》，在《红楼梦》主题论上必然陷于多元论的泥坑。由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红楼梦》的主题，因此就用“百科全书”之说而概之。周汝昌先生曾指出这种“百科全书”的说法难于成立。就爱情悲剧论在主题上的“四大家族”之说也是不成立的。正像王蒙先生在他的《红楼启示录》中所指出的：所谓“四大家族”，实质上只写了贾家一家。对“四大家族”这种论点，我在《红楼探幽》和《情解红楼》二书中，已进行了全面、彻底地否定。

如何解决高鹗对《红楼梦》狗尾续貂的问题，是现在社会中广大读者、艺术家、红学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要想圆雪芹之梦，又要保持原著的艺术风格，的确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在此之前，浙江省杭州电视影视创作所的朱显雄编导，曾想拍一部三十集的《红楼梦》续集影视剧《喜续红楼梦》，并把样本寄给我，多次交换意见，并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座谈，由此也促使我来写此“续梦”。此《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新编》中，效古人以山言石斗、鸟兽虫鱼、草笑树舞、河流击鸣以叙事。但养鹰不是为了玩形，养猫实为捉鼠。此作在我的《红楼探幽》和《情解红楼》纯理论的基础上，对

《红楼梦》前八十回采取续作的形式，此续作应该和我以前两部理论作品看成一体，不然也难逃淫秽之境。读《红楼梦》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俗者见俗；哲者见哲，理者见理。下流者也只好成为艺术花叶上的一只可怜的虫儿，趴在花儿上打秋千了。

本书以小说的形式来解《红楼梦》，希望既达到对高鹗续作的批判作用，又使广大读者在“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栩栩然中，看到我们对《红楼梦》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也算是我的一片“冰心素愿”了。在续作中，某些地方，我们参考了有关曹雪芹的一些生平资料，艺术地再现于作品中，但这些史料只是为了阐明《红楼梦》原著中的艺术本质和作者的思想体系而用之，它只是作为续作中的一片花叶，栩栩然生于续作的枝杈之间。

在《红楼梦续》中，写了大量诗词歌赋，虽然在艺术形式上采取的是中国古诗词的形式，但在结构上并不太严谨。中国古诗词由于在对仗中最益于汪洋恣肆、相互映射、由此及彼的艺术效果，但它的最大缺点是太形式化，往往为了对仗，必须用一些偏僻怪异的词句，它不利于一般读者的理解。所以我们在用词上不以词伤意，以表意为至上至尊的原则，这也是曹雪芹在对待诗词上的原则，所以雪芹的诗词受到以玩形消遣者的非议也就不奇怪了。例如我在一首《赋梅》的诗中写道：

迎雪含笑态自闲，罗浮一枝梦如仙。

君王爱看妃子笑，我爱寒姿斗婵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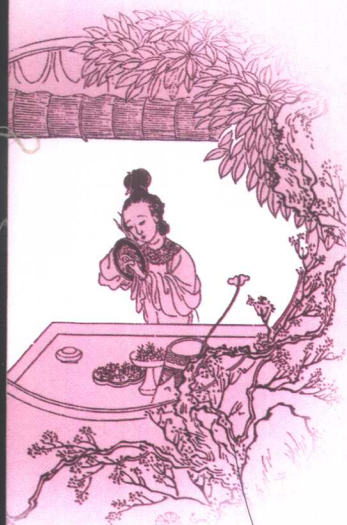
此诗从韵律和对仗上完全可以再改动一下，但我不愿去改动它。甚至有时我觉得诗的自由体更奔放些，更广阔些，更辽远些，更益于对思想的表述。

在续作中，广大读者恐怕最关注的是黛玉、宝钗和宝玉三者之间关系的结局问题。我在续作中只是遵循了雪芹原著的思想原则，对三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写和阐述，三人最后并没有达到结为夫妻和生儿育女的结局。但三人的关系比以前又有所进一步的发展，彼此达到一种“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皱眉”的胶葛状态。关于三人之间能不能最后结为夫妻，能不能最后生儿育女，我正在探讨和研究之中，将来三人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有待以后的续作进一步加以论证和考究。

作 者



崔耀华 1934年生于河北蠡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教，后调航天部从事导弹研究设计工作，1978年调中国科学院从事高能加速器、电子对撞机等国家重大工程管理工作。现为中科院高级工程师、中科院文联理事会理事、文学创作与科普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红学会会员。曾出版红学专著《红楼探幽》、《情解红楼》等。



只因痴情梦红楼
但得妙手成奇书

责任编辑

原 辉

周献明（特邀）

封面设计

黄学军

郭业斌